

苏二花 著

社火

苏二花



晋军新方阵·第五辑

第五辑

图

北京文艺出版社

苏二花 著

社火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晋军新方阵·第五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火 / 苏二花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378-5509-9

I. ①社… II. ①苏…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24112号

书 名: 社 火

著 者: 苏二花

责任编辑: 王宜青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井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字 数: 224千字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509-9

定 价: 32.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苏二花，1973 年出生，山西代县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2010 年开始小说写作。小说《蔫蔫》《四大爷的照片》分别发表在 2015 年第 12 期、2016 年第 3 期的《都市》杂志。2016 年小说《秘密》发表在《黄河》后，被《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2017 年小说《海拔八百米》发表在《山西文学》后，被《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2017 年小说《社火》发表在《山西文学》后，被《小说月报·中篇专刊》转载。

总 序

张锐锋

《晋军新方阵·第五辑》要出版了。这是山西中青年作家作品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无论是新方阵的阵容以及题材、体裁，还是作家年龄的层次结构，都充分体现了山西作家绵延不绝的创造力和几乎在各种文学体裁方面的开拓力。

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四辑，这是第五辑。每一次从征稿到按照程序评审遴选，我们都是怀着既兴奋又担忧的复杂心情。兴奋的是，我们又要出版一套丛书，并集中检验作家们近年来辛勤劳作的成果，对将要出版的作品充满了期待。但也有一定的担忧，那就是，已经编选了几辑之后，是不是已经难以为继？还能不能选出质量上乘的优秀之作？我们的作家是否还有足够的潜能和上升的空间？事实上，从每年的编选情况看来，这一担忧似乎是多余的，作家们源源不绝的创作，不断为我们带来意外惊喜。

就本辑丛书而言，既有我们熟悉的、已经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也出现了许多新面孔。说明我们的事业薪火相传，新秀迭出，佳作泉涌。尤其是在创作形式上，出现了几个明显的特点：先锋性与传统性创作并驾齐驱，各种文学门类花枝繁盛。山西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土壤的省域，不仅在历史上产生了众多风格各异的文学家，也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尤其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

“山药蛋派”，开创了独特的、可读性极强、传播力极大的以农村小说为主的现实主义流派，继之，20世纪80年代的“晋军崛起”，又一次成为全国文坛的强光点。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山西文学创作，已经呈现出多元并起的文学景观——小说、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以及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多边突进，打破了小说创作一枝独秀的格局，形成了门类齐备、梯队合理、结构完整、协调有序、面向未来的新局面。其中，一些具有先锋倾向的探索性作品登场亮相，反映了部分作家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新追求、新探索，为现实主义主流创作添写了变奏曲。

俄罗斯作家茨维塔耶娃在一篇文章中谈道：“普希金是黑人”。这不仅是因为普希金有着黑人的血统，有着“比钢琴还黑”的眼睛，更重要的是，茨维塔耶娃眼中纪念碑上的普希金发黑的青铜塑像，是“各种血液汇合的纪念像”，“最遥远的而且似乎是最不能汇合的灵魂的交融的活生生的纪念像”，“站立在锁链中间的普希金，他的基座被石墩子和锁链环绕……是为挣脱锁链站立起来的普希金树立的纪念像”，其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我们感到，眼前的这套晋军新方阵丛书，同样是一个汇合了各种血液和不同灵魂的纪念像，对于山西文学创作来说，同样具有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历史传统与现实境遇、才华与潜质、生活积累量与个体创造力，也意味着山西文学氛围的浓郁、创作活跃度的提升和创造力的不断增强，同时也寄寓了文学的无限希望。我们相信，山西文坛将更加兴盛，山西文学创作必将用事实说明，它不仅有光辉的过去，也会有光辉的未来！

2017年12月25日

目 录

001	爸妈的田地
017	海拔八百米
048	鸿运当头
081	猫 爱
095	秘 密
130	氢气球
149	社 火
181	四大爷的照片
205	薦 薦
238	鱼尾文

爸妈的田地

早知道二哥也在，我就不来了。爸妈也真是的，明知道我和二哥不对，还把我们一起叫回来，我这三百里路，两个半小时，你让我一进门看到的是二哥？我脸当时就放下来了。二哥显然也没料到我会回来，一看到我，他脸也放了，那脸放的，比我快多了。

后备厢里，有我给爸妈买的燕麦、枸杞、红糖和烟酒。爸说，你买这些干啥？我犟犟地回一句，不买这，买啥？爸瞅我一眼，不愿意理我。妈走过来骂我说，这么多年了还是改不了你那驴劲儿！

驴就驴。我朝二哥的方向甩个白眼说，早知道是这，我就不回来了。这回，妈没吭声，爸开口了，爸说，你爱回来不回来。

我为什么不回来，我又凭什么不回来。我噘了嘴，一脚踢在灶火的遮火帘上。

我是前天接到爸妈给我打来的电话的，在电话里，爸妈只说要我国庆节回来收秋，可没说这一天二哥也会回来。其实我该想到的，我不回来收秋，那爸妈种的玉米、红薯、绿豆、谷子、葵花、土豆、花生就没我的份。同样，二哥要是不回来，也没他的那一份。以二哥那种人，他会不回来？

国庆回来收秋，这是爸妈定的规矩。爸妈定的规矩还有，春天播种的时候你们要回来，谁不回来，就没谁的份。夏天除草施肥的时候你们要回来，谁要不回来，也同样没谁的份。除此之外，清明、端午、中秋、大年，谁不回来，就没谁的份。这规矩，对我这种有三百里距离的人来说，不公平，毕竟二哥是住在县城的，才三十里路。可爸妈说了，咋不公平了？三百里路和三十里路，不过都是一脚油门的事，用你走一步了？这倒也是。和我同样住在省城里的姐姐，不也照样回来吗，她自己还不会开车呢，还得姐夫专门送。

规矩是苛刻了些，但我们好像并不吃亏，每次回来，爸妈准有很大的惊喜等着我们。春天里，爸妈会去野外挖稀罕的野菜回来分给我们，茵陈、蒲公英、苦苣、小蒜苗，这可都是省城里花钱也买不着的好东西。端午节里，爸妈早把粽子包好，黄米粽子、江米粽子、五鲜粽子，这些醇厚香糯你哪儿找去？中秋就更不要说了，瓜果蔬菜、五谷杂粮，都新鲜到放光的地步！到冬天，爸妈把喂养的鸡、羊、猪一宰，等的就是我们回来分。爸妈给的东西，不一定都好吃到上了天，但一定都没有超市味儿。

我不想回来，主要是不想见二哥。

不想见二哥，这不是我的错。那年我在省城买房子，向二哥提出借五万。根本没想到，二哥冷笑一声说，你口气到大，我去哪里去给你偷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五百，你借不借。

这是当二哥该说的话？我买六十万的房子，你借给我五百？我就差你这五百？不借就不借吧，说什么到哪里去给我偷？我用你去偷了？你夫妻两口子每月工资那么高，而且你们已经过了原始积累阶段，正朝着奔小康的路上大步流星走着，我提出借你五万怎么了？这还不说二嫂当年进邮局工作，占的就是我的指标呢！

往事不想提，提起来就生气，这样的二哥，还有什么见面的必要。我噘了嘴。院门外响起汽车喇叭声，不用问，这是我姐回来了。

我也不想见我姐。四十多岁的人了，越活越矫情了还，动不动就淌眼泪，每次都把爸妈弄得很伤心。这不，姐在姐夫的搀扶下，在爸妈的迎接下，弱柳扶风就走了进来。她倒是把自己当林黛玉了，可惜我们家没有一个大观园来匹配。

姐一进屋，我当头给了她一个白眼。姐看见我，二话不说，照样也甩我一个白眼。姐夫说，不愧是亲姐儿俩，连甩白眼的那股子劲儿都一模一样。

妈，我这里堵得慌，难受！一进屋我姐就这样对我妈说，说的时候还用手拍着胸，眼里还含着泪，那泪还欲滴不滴，好楚楚可怜的样子。妈最吃这个，一把就把她揽在怀里，抚着她的背，不住嘴地说，知道，知道，妈知道。

这就是我瞧不上我姐的地方。你不就是女儿车祸去世了吗，咋，没完了？

我姐的女儿，也就是叫我姨姨的外甥女，年轻轻的，一场车祸夺去了她的生命。固然，这是谁都想不到的，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姑娘，正是花苞待放的好时候，人生还没怎么开始呢就戛然而止了，谁不心疼？谁能好受？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小，去的既然已经去了，活着的人就该好好活着，这也是对去了的人最好的告慰。我姐呢，偏不，为这个事把自己搞得半死不活，成天哭天抹泪儿叽叽歪歪。我倒不是心疼她，我是心疼我妈，同样是失去自己的孩子，我妈怎么就不这样呢？

我大哥是前年去世的，他得的是胃癌，虽然做了胃切除手术，但还是去了，只用了六七个月的时间。正值壮年啊，我妈伤心不？你让她哭给谁去？

难受个屁！我冲姐喊一句，我怕她把爸妈的伤心给招出来，爸妈可不是她一个人的爸妈。有什么好难受的，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么！我说。

都像你一样无情？你个二驴！姐立刻擦了泪，回敬我。

姐对我有意见，这我是知道的。

姐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外甥女去世后，我姐承受不住打击，住进了医院。我姐住院期间，我一下也没去看她。不是我无情，是我实在没时间，我每天上下班、接送孩子、做饭洗衣就跟打仗一样，我哪有时间呀！双方父母都不在跟前，一点指望不上，我又没钱请保姆，我哪有时间跑医院？再说了，我就是去医院看她又能咋？无非是哭哭啼啼一顿，可这却是最没用的。没用的事就不去做嘛。没想到，姐就因为这怪上我了，从此见我像见仇人。

我怎么无情了？

你就是头驴！

我和我姐，这就吵起来了。我二哥在一旁阴阴地补了我一刀：你就是一头驴，都是爸妈把你给惯的！

驴就驴。我冷笑一声，反击说，就你们好？！

实际上，我姐和我二哥也不怎么合铆。

那年舅舅家儿子结婚，我们兄妹几个凑一起，商量随礼多少是合适。我二哥主张随二百，理由是县城里都是这么随礼的。我姐呢，省城住得太久了，完全按省城人的路数走，她说二百太少了，现在哪有随礼随二百的，再说舅舅对咱家是有恩的，至少应该随八百或一千，二百，说不下去。

怎么也商量不到一块，结果我姐不商量了，一赌气，率先随了一千块。我姐都随一千了，她是老大，我们能说什么，只好也是一千咯。我是无所谓，我神经大条，二百和一千对我来说是一个概念。我二哥可不一样，脸当时就绿了，他是舍不得买肉要拍着吃苍蝇的人，他接受这个？

这就是我姐和我二哥不合铆的原因。

我号称二驴，我也是顶着这名字一路长大的，姐和二哥一起对付我，我能怕他们？我马上出击：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姐和二哥，也

从来没省过油，自然也有好话等着我，我们这就吵起来了。

嗯咳——爸及时地咳了一声。爸一咳，我们不约而同都闭了嘴。

爸虽然不是以前的爸了，他早就镇不住我们了，但我们也都老成了，再不是少年时的模样。

爸咳了一声之后，我们几个都等着他说话。可他并不说话，他只是一个一个看我们。在爸的注视下，二哥蒙着头不说话；姐的眼里又蓄了泪，汪汪的；我呢，高高噘着嘴。

爸说，叫你们回来是收秋的。

那就收啊，还等什么？我噘着嘴翻着白眼儿说。

金秋十月，田地里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在爸妈的带领下，姐，姐夫，二哥，我，我们一起奔向爸妈的田地。

开始，对爸妈种田这件事，我们都是极力反对。

种什么地？一辈子在县城里当工人，老了老了，却要返回农村去种地？当爸妈说出要回农村开荒种地的时候，我就是这么冲爸妈喊的。不但我，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喊了，都喊着要爸妈搬到我们家里去住。但我们喊了没用，爸妈给的回答既干脆又利索：不！多一个字再说，怎么劝都没用。我算看出来了，要说我驴，我爸妈更驴得不一般。

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很不理解爸妈的这一决定，我尤其不理解。你们要累着了，我可不管你们。我当时噘着嘴对爸妈说的。可爸却说，种这点地就把我们给累着了？我和你妈，我们两个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就把它给种了。

爸妈还说，种地的好，你们根本无法体会。

体会还是有的。自从爸妈种了地，我们兄弟姊妹几个就都吃上了有粮食味儿的粮食，这其中的好，我不说，你们全知道。

天空瓦蓝瓦蓝，万里无云。爸妈的田地不大，但种得样数多，几乎把各种杂粮种了个遍。这样，不大的田地里，各种杂粮就各呈姿

态，各有颜色，缤纷得都有点像园艺了。

爸从工具袋里拿出小镰刀，发给我们一人一把。爸说，咱们从葵花开始割吧。

爸妈种的葵花真漂亮，金黄的大盘，葵花籽排列得令人目眩。葵花大概是植物里开花结籽最开朗最高兴的一个了，站在这样的葵花地里，任谁都会为之豁然。天空碧蓝，秋风爽快怡人，几只细腰蜂嗡嗡着。此时，我，我们，我们一家人，在爸妈的田地里一起收割着。很莫名的，我眼热了一下，不由回头看了看二哥和姐。

很难得的，我们都同时保持了沉默，在这片锦缎一样绚丽的田地里。

是爸首先打破沉默的。爸一边割葵花一边说，你们还记得那年不，你们和二穗一起出来捡秋的那一年。

爸这么一说，我们不由都想笑。

二穗是二哥的名字。那一年的二穗，还是个孩子，他和我一起出来捡秋。爸妈有深厚的农民情结，对土地和庄稼有着真实不虚的深爱，虽然在县城工作生活了那么多年，但每年秋天还是要带我们回农村去捡秋。那一年秋天的天，和今天的天没什么两样，都是碧空如洗。我们一群孩子约好了出来捡秋，出发前，二哥吃了很多炒豆子，这样做的后果是他马上就渴得要命。我们都在忙碌着捡秋，他却忙着到处找水喝。他不但把他自己带的水喝了，还把我带的水也喝了个倾尽。没人愿意把水让给他喝，只有我。然后，喝了很多水的二哥开始腹胀，弯腰捡秋的时候，一弯腰一个屁，一弯腰一个屁。那一年的捡秋，是一个有声音、有气味的捡秋，是一个什么时候说起什么时候都要笑到打滚的捡秋，是一个有典故的捡秋。

我一边笑，一边回头看二哥，不由再次挖苦二哥说，从小就数你能吃。

二哥说，我是能吃，但也比你嘴馋强，你为了吃瓜子，还从戏台

上掉下来。

这也是一个典故。那一年，我们县城请来了省里最好的戏班子，所以那一年在戏场院看戏的人特别多。我要去看戏，就磨着二哥和我一起去。在我们几个兄弟姊妹里，二哥和我最亲，只要我磨，没有什么是不二哥答应的。二哥答应我了，我欢天喜地拉着二哥的手，一路蹦着就到了戏场院。二哥哪里知道，我去戏场院，是为戏场院的瓜子去的。我嘴馋么。

在卖瓜子的小摊子前，我一步也不挪动了，满眼满眼盯着摊子上的瓜子看。我没说我要吃瓜子，是我的脸自己说的，并且说得很强烈。二哥很为难，他兜里的钱，连他自己都舍不得花。我噘着嘴，一直满眼满眼看着瓜子，一直看，一直看，天荒地老地看。直到二哥终于咬了牙，跺了脚，花钱给我买了瓜子。

有了瓜子，我眉眼就开了，就和二哥有说有笑看戏了。人太多，二哥怕我被踩着，他两手托在我的腋下，把我高高举起。那时候，我对二哥说了一句话来着，我说二哥，我要一辈子和你亲。直到现在，我都能想记起我说这话的时候，有多真诚。

然后，我对二哥又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二哥来不及笑就恼了，我说二哥，我还想吃瓜子。二哥买的那点瓜子，根本不够我嗑的么。二哥说，没钱了。二哥是什么样的人我会不知道？他才不会一次把钱花光，他口袋永远有看门的钱。我噘嘴，磨二哥。只要我磨，没有二哥不答应的。二哥终于说，好吧，我去给你买。二哥怕我被挤着，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戏台上的侧边，那里已经挤了很多孩子了。好不容易等回二哥来。二哥一手举着瓜子袋，一手奋力分着人群，朝我走来。又有瓜子了。我大喜，一个激动，一脚踩空，从戏台跌落下来。

我像一块石头被弹到水一样的人群里，还来不及站起就被湮没。我只觉得到处都是脚，穿着各种质地的鞋子的脚，它们散发着烤焦的胶皮味，劈头劈脑砸向我。是二哥，他不顾一切冲上来捞我，如从水

里捞起一块极速下沉的石头。

我是二哥背回家的。背我的时候，二哥一瘸一拐的。

离开人海一般的戏场院，其实那一夜月光很好，世界很安静。二哥背着我，一路安慰哭得声嘶力竭的我。二哥说，二驴不哭，二哥给你讲故事。我惊恐未定，在二哥的故事里逐渐得到抚慰。我忘了噤嘴，伏在二哥背上睡着了，任凭月亮长长短短地拉拽我和二哥的身影。

回家后，二哥被知道事情原委的爸妈一顿暴揍。二哥被打得鬼哭狼嚎时，我睡得正酣。

其实，在这个事上，我一直都想对二哥说两个字。今天，二哥又提起这件事，这重叠的两个字一下就到了我嘴边。虽然到了嘴边，但我还是说不出。我要能把这句话说出来，我就不是我了。

嘹嘹，镰刀割下葵花托的声音。

对这次我没回二哥的嘴，姐有点小惊讶，她说二驴也有不回嘴的时候？

我的驴劲一下就上来了，回姐说，我是嘴馋，那也比你强，忘了你那时为了初恋，差点被爸打断腿了？

没错，姐恋爱了的这个事，是我第一个发现的。那一年的姐，还是杏眼桃腮的姐，沙尘暴都阻挡不了她来势汹汹的盎然春意。是我第一个破解了姐跟人约会的密码，只要我家后墙被捣三下，我姐立刻就有种种借口要出去。也是我第一个发现姐坐在别人的自行车后座上，原来是要去县城边上的那条小河旁。

我没有告密，但我向姐敲诈钱。能敲诈到钱，就能买足够多的好吃的，能买到好吃的我很仗义的这个特质就显示出来了，为了姐的顺利约会，我帮她在爸妈跟前不知打了多少掩护。

但爸妈还是发现了，尤其爸，暴跳如雷，打了姐，质问她，你还考不考大学了？被爱情蜜汁浸泡得五眉六道的姐，哭得梨花带雨，她

捂着被打的脸，还不忘文绉绉反驳爸，爱情和大学，这一点都不冲突。姐的这句话，也成了我们家的典故，什么时候说起什么时候笑。

即使爸都被气成鼓胀的轮胎了，也阻挡不了姐往外跑的决心。于是爸也下了决心——打断姐的腿！那天爸是动了三昧真火了，出手之毒辣前所未见，要不是大哥冒死出手救出我姐，我姐或许真的就残了。

说到大哥，一阵沉默。

葵花托子割完了。二哥说，爸这葵花，是单为二驴种的，她好吃瓜子。谁都知道二哥这是故意岔话，但二哥这话岔得很得人心。别看二哥啬皮，其实二哥最会亲人了，他总能在关键的时候显示出他的宽厚和仁义来。爸果然一乐，说，那咱们就开始割豆子吧，这豆子可是单为你种的，你一直都好吃炒豆子。

爸这么一说，我们都笑了。笑这种东西，和庄稼一样，适合野外生存。我看了二哥一眼，二哥也看我，我们一起看看姐。姐说，你们两个没良心的，忘了当初我怎么辅导你们做功课了？

这一回，我和二哥都没回嘴。

还是一起割豆苗吧。

和去年一样，爸妈种的是黄豆。不大的一片地，但能收黄豆无数颗。爸妈说，人活一辈子，可以不求人，但不能不求天和地，求天，你能逢凶化吉；求地，你能丰衣足食。

黄豆就是从地里求出来的。爸妈种的黄豆，打出来的豆浆是真的豆浆，是有腥味的豆浆。如果不是爸妈亲自种的黄豆，或许我这一辈子都不知道醇厚二字的真正含义。不但黄豆，连同荞麦、玉米、豆角、土豆、胡麻、小米，又有哪一个不是呢？

妈，吃过咱家种的粮食，外面买的再没法吃。姐对妈说。

怎么不是呢，市场上买回的瓜果蔬菜，距离醇厚二字何止十万八千里。这也是为什么虽然烦爸妈定的规矩，但我们兄弟姊妹还是能克